

焦氏類林  
五





林 類 氏 焦

(五)

輯 竝 焦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林 類 氏 焦  
冊 五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輯 者 焦 竑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焦氏類林卷之七下

## 文具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研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文房寶飾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隳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漢官儀

張華撰博物志。武帝賜于闐青錢研。遼西鱗角筆。南越側理紙。南人以苔爲紙。其理縱橫。故名。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墨二十九。皆極精妙。文房四譜

庚易字幼簡。袁象欽其風。贈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

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齊蕭子良與王僧虔書

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技各二十。龍鱗月研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

兔毫。鱗石紋似之。月硯形似之。欵產也。

張永善隸書。又多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卷咨嗟。自嘆供御者不及。宋書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茂房月反。出陰謀。



崔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兔也。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奕者爲輔。參之以鱗。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句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妙筆。章經

筆偁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卻。言縛筆要緊。一毛出卽不堪用。

柳公權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玉。綴以隨珠。文以弱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子傳

右軍筆經云。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先用人髮杪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以麻紙裹枝根。令治。次取上毫薄布柱上。令柱不見。

又云。昔人用琉璃象牙爲管。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瞻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梁書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當如是。

汗漫錄

趙光逢薄游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輒類碑。上題字云：髡友退錄郎。功成髣髴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輒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在。

清異錄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昏。故天下咸稱蔡侯昏。

蔡倫傳

江寧縣有昏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嘗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

丹陽記

元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牘。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旣以爲便。後減諸牘。亦如是。特名曰

薛濤牘。

實暇錄

元和中。元稹使蜀。營伎薛濤造十色彩牘。以寄元稹於松花紙上。寄詩贈濤。蜀中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綾紋紙尙在。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圃以休休。微之驚服。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昏。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信使。數番猶得寄相思。陸龜蒙魚牘詩：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書材糙澁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卽證發光地菩薩。

以竹梢甘露和天南星漬昏一宿，裁之，刀去如飛。文房實節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病無昏，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林邑記

陸雲與兄機書云：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今送二螺。陸士龍集

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欽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聞見錄

晁叔用嘗作李廷珪墨詩：君不見江南星官有諸奚，老超尙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尙見蛟龍背。電光燭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卻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鉤灑落桃花牋，牙牀磨拭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祕府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盧杞與馮盛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

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大唐龍髓記

真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煖，研墨永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

仇池  
筆記

延安石油。以爲煙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煙多於洛陽塵。

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尙靜隱。卜築玉壘山下。茅堂花榭。足以自悞。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壁。陰篆曰副墨子。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邪。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墨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成老伯墨經

端谿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者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脈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爲硯。其直千金。謂之子石硯。蘇易簡硯譜

端谿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鳩鵲眼。乃巖石。其次色赤。呵之乃潤。鳩鵲眼。色紫。紋漫而大。乃西坑石。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磨石三。當西坑之一。魏泰東軒筆錄

硯石出端谿。色理榮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



貯水不耗爲佳。有鸚鵡眼者爲貴。歌文忠公硯譜。

歙硯出龍尾谿。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峭。以手摩之。索索有鋒芒者尤佳。余少時得金星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

蔡君謨言端石瑩潤。惟有芒者尤發墨。歙石多銛。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研名曰龍尾研。金星研。羅紋研。娥眉研。角浪研。松文研。豆研。皆出歙州。而金星尤佳。曰紅絲研。黑角研。黃玉研。褐色研。紫金研。鵲金黑玉石研。皆出山東。紅絲爲唐彥猷作。自號天下第一子石研。鳩鵲眼綠縑環出端州。他如吉州紫石研。淄州黃金研。金雀石研。青州熟鐵研。石未研。萬州磁洞石研。懸崖金星石研。相州銅雀瓦研。南劍州魯水研。宿州藥石研。洮州綠石研。絳州角石研。虢州澄泥研。歸州大陀石研。登州駝碁島石研。不可勝數。然皆出歙縣端州下矣。

李賀紫石研歌。端州石匠巧如神。露天磨刀割紫雲。紗帷晝睡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

丁寶臣知端州。製綠石研。送王介甫。謂之玉堂新樣。介甫以詩報之云。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谿綠石鑄。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新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端孰精。曰紫潤無聲者。歙孰精。曰銛而膩理者。然而彈極受用。莫如後山。其詩曰。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甌

半瓦寧求備宋高似孫研箋

典籍

劉向校勘以來。子歆爲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焚燒之。後王允收而西者。僅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荀勗分經史子集爲四部。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西晉李兌以勗舊部校之。在者三千一十四卷。宋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王儉造目錄。萬五千七十四卷。齊王亮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梁任昉文德殿所藏。二萬三千二百六卷。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歸江陵。凡十餘萬卷。周師焚之。宋武所收四千卷。後周書目八千。增至萬卷。周武平齊。僅至五千卷。唐滅隋。魏鄭公盡收圖書。載以船。經砥柱。沒十之七八。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開元中四部目錄。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

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名瑣言。五曰郡事。六名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班旂博學有俊材。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旂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班固傳  
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敘傳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張華傳

任昉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小西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西陽之逸典。荆州記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范平傳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爲期。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東都事略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拾遺記

杜元凱與子貺書曰。知洪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長將隨行披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爲業。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嚮及借人爲不孝。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窗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唐餘錄

凡書冊以竹漆為糊。逐葉微攤之。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宮中法也。白氏金鑑

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所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買豎

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

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

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

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昏。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

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志之。梁谿漫志

### 聲樂

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

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呂紀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劉向別錄○裘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

隋文帝取律呂。實葭灰以候氣。問於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不出為衰氣。古今樂錄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

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歎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樂府解題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

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安能無悲乎。說苑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馘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蔡邕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谿。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邕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

出呈馬季良王子師輩。皆歎異之。

蔡琰中郎將邕之女。聰惠秀異。年六歲。父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父曰。

偶得之耳。對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因。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足不知。蔡琰別傳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

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云得戴安道之法。柳吳興。惲。特盡其妙。齊竟陵引爲法曹參軍。特被賞狎。

王嘗置酒。有謝太傅。鳴琴在側。以授吳興。吳興彈爲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



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縱古烈。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曲所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爲此聲。自此以外。傳者數人而已。彥伯欲請受。女曰。此非豔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且歌。歌畢止於東榻。遲明辭去。吳均續齊諧記。

段由夫攜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羊曇節以金縷年。要之。曲終不去。金微變化篇。趙師。字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洛中董氏蓄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礁嶢。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嵩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今見宋之間集中。

車谿贇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莫不自矢。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隆茂宗乃畫爲據琴圖。

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被盜竊。時人遂呼爲鞞鞞鼓也。有道人裴修戲爲詞曰。遮

莫擊琴鼓。須傾滿滿杯。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頽。雍洛靈異小錄

李長吉步虛詞。鳳皇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冷風颯颯吹鷺笙。太平廣記

九靈簫仙人吹以自娛。聲聞四十里。海錄

唐天后時。李嗣真聞東夷三曲一遍。授胡琴彈之。無一聲遺忘。職林

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所製也。初邕辟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傳之至今。伏滔長笛賦序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嘗月夜泛江。與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立於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吹之。其音清壯。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辟。而此笛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國史補

燕昭王時。廣延國獻二舞女。其舞曲一名紫塵。言體輕與塵霧相亂也。一曰集羽。言宛轉若羽毛之從風也。王子年拾遺記

閩中有渝水。寶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華陽國志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

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西京雜記

漢宮人麗娟善歌體弱殆不勝衣常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

洞冥記

羊侃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着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

娥兒時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唐人楊柳枝詞認得羊家淨婉腰

閻邱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

荀綽兗州記

夏侯竄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高陽王美人徐月華善彈箏篴能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聽者成市後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徐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爲綠水歌豔姿善幺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幺鳳之曲焉

伽藍記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篴能爲團扇歌壘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篴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篴

同上

李新聲，邯鄲人。李嚴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長大妍麗豐足，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擢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目曰新聲。

熏燎

武帝元封中，起方山館，招諸靈異，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有精祇香，明庭香，金磬香，塗魂香。洞冥記

吳孫亮寵姬有異香，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名曰百濯香。

劉季和性愛香，嘗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席

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坦遁去耶？季和大笑。襄陽記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緩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追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中宗朝，章武間爲雅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鬪香。韋溫挾椒塗所賜，嘗獲魁。

昭宗嘗賜崔膺香一黃綾角約二兩，酷烈清妙，焚豆大許，亦終日旖旎。御題曰：刀圭第一香。清異錄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南素

所無也。